

281. 夏济安致夏志清（1955年6月10日）

志清弟：

附上明信片一张，预计到了Elkhart要发的，结果第一天发展就很好，免得使你和Carol提心吊胆，索性附在信里一起寄给你吧。

下午两点三十五分到Elkhart，在火车站看见一个女人，服饰和头发都和Ruth相仿，我心一跳，追上前去，原来不是；而且她的车是Kansas照会，并非印第安那GG245，她似乎来接一个教士（圆硬领shirt）和另一男人。后来Ruth告诉我，女的可能是她的堂嫂嫂（她的打扮是像Ruth），而且车子是Kansas照会，男的是她的cousin Roy Roth。预计今天要来开Mennonite教会全国大会的。

在火车站叫了一辆Taxi，车夫说旅馆只有北城有，南城没有，我叫他先到南城去看看，一下子就到了Ruth（家）门口。她竟然有一幢很漂亮的小洋房（平房），门前玫瑰盛开，车子（GG245）停在花园里，我去打门，没有人应，Taxi司机说，Garage里有人，我就转到Garage那边，看见Ruth。她脸似乎一红说道：I did not expect to see you so soon. 我只叫Hello，没有叫她名字，她也没有叫我名字。我说我先要找旅馆，她说“我车子在这里，我开（车带）你去好了。”我说不必（其实Taxi司机下车预备把行李给我搬下来了），还是坐原车去好了。她说下午有空，晚上无空，我就把她的电话抄下来。她说这里顶好的旅馆是Elkhart Hotel，我说我预备住YMCA，那是芝加

哥YMCA介绍的，她说也好，我说房间开好再打电话联络。

到YMCA房租可以按星期计，但是要从星期一算起，柜上问我要不要本星期Fri、Sat、Sunday也算进去，结果我付了十天房租(约十二元)，住到二十日才走。

到了房间里(不比New Haven YMCA差，比芝城的YMCA房间还大些)，我只换了一条法兰绒裤(这几天阴雨不定，天气很凉)，把已有一两个月未洗的Macy裤子换掉，上身仍是Tweed，连衬衫领带都没有换，就去打电话。你说我慌不慌？刚才的电话号码竟然会抄错的(抄错一个字)！结果打到Mennonite教会去问讯，才把号码问到。

她说这几天正逢Mennonite全国教士大会，她很忙，晚上还要开会，但是她愿意到uptown和我来见面。我不知道uptown什么地方最好，又怕耽误她时间，就说仍旧由我去找她。又叫了一辆Taxi，再度到她家。

她最近完成了一篇著作Roth氏家谱考(她家的历史和她的教的发展有大关系)，原来她家从上代(瑞士)就是Mennonite教，从瑞士到Alsace Lorraine一带，来美国已有一百二十年。全文计打字纸几十页，她已复印好了几百份，她在车房里正在把油印文章中的一部分按次序叠好(我带了一本回来，她英文很好)。我说我不会洗汽车，不会修汽车，叠纸头总会的(我本不知道她在garage忙些什么)。我就帮她叠，criss-cross，我叠的直放，她叠的横放，garage里搁了一块板，我们两人就在板周围走来走去，达一小时之久(从四点到五点)，我很快乐。她不谢我，也不倒一杯冷水给我喝，我又不抽烟。我一点也不紧张，还不断wise-crack。她说这工作好像treadmill，我说中国人叫slave labor闻名世界(我就表现了一点Dickens和treadmill的小学问)，我说反正这几天我天天走路，描写给她听在芝加哥走路的情形。我说肌肉已经练好，不怕走路。她说道：“You’ve got prepared.”她又问我台湾有family吗？我把家里的人背给她听一遍。但没有告诉她Carol是美国人。——这种surprise留在以后，不是更好吗？我是会做文章的。

她在叠文章时，忽然说了这么一句话：“Summer, it’s nice to have you here.”今天她就称呼了我这么一次，这句话大约表示她是真心欢迎我的。

她 Goshen College 有台湾来的学生一人(她也不认识他)，问我要不要托人介绍认识一下。我说我 prefer to travel incognito——你想我到 Elkhart 来，全世界只有你同 Carol 知道(树仁 too young to know)，假如碰见一个 Taiwan 熟人，一则怕把我的追求故事往外传扬(我在 Rogers Center 所以不追，就是怕人议论——美国人不议论，中国人是一定会议论的——即使他们的动机是善意的)；再则我在此，时间要由我全部控制，我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和台湾来的学生敷衍上。我对 Ruth 说，我怕 embarrassment，她似乎也了解。

到五点钟，她开会时间快到，她说要去“砌丽”一下，可以 more presentable，我问“砌丽”要多少时间，她说半个钟头。我说“你去好了，我继续替你叠纸。”我一人又叠了半个钟头。

她“砌丽”好了，预备把我送回 uptown。(预备好的赞美之辞，一句也说不出来。)我本来说要继续叠下去(她也肯让我留下)，但是一想：她的房间若由我看守，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，还是坐她(的)车进城吧。她的会在 Goshen 开。车上她怕没有空陪我玩(“会”要到星期二才开完)，预备叫她姐姐、姐夫陪我，我说我要住十天呢(她听见一笑)，不必忙。我自愿星期日去做他们的礼拜，星期六的节目，明天再通电话决定。

她说 Main street 有家中国馆子，她很喜欢的，我说我不妨去试试。她把我送下车，车子回头往 Goshen，我一下就在中国馆子(叫做 Mark’s cafe)吃了一顿晚饭，花了一元五角，所谓 Chow Mien 也者，恶劣不堪，远不若在 Drug-store 吃山〔三〕明治。他们有“点菜”，下星期至少要 date Ruth 来吃一次，点菜大约可以好吃一点。

晚饭后一人看了一场电影，SAC。故事等等，在意料之中。June Allyson 的脸似乎臃肿，远不若 Ruth 清秀。Technicolor 摄影很

美，胜过Fox的Lux color和MGM的Eastman color。电影预告 *Violent Saturday*，我可能有机会请Ruth去看。

我现在心情很轻松愉快。Ruth待我很好，不搭架子，不骨头轻，完全拿我当自己人一般看待，因此我这个最会nervous的人，也觉得相处得很自然，很舒服。

她的小洋房真很漂亮，可是我不敢多赞美，免得有“贪图财产”的嫌疑。这两天有个牧师的女儿（也是来开会的）在陪她住，此人我没有见到。她以单身小姐，独住一宅洋房，真是好像预备做老处女了。

我的态度从现在看来，也可以说是一贯consistent的：爱她，但绝不麻烦她。今天没有说“爱她”（何必说呢？来了就是爱），但是我不愿意take up她任何时间，她忙她的好了，她反而很过意不去。我给她充分自由——在Rogers Center如此，现在还是如此。

好久没有接到你的信了，希望来信。信寄Tsi-an Hsia, Room 420, YMCA, 227 W. Franklin, Elkhart, Ind.。

别人给我的信（如有）也请附下。我要在此住十天，这件事是瞒不了人的。目前只请对人说，济安离Bloomington后去各处旅行，行踪不定，没有问就不必提。但是我为人很secretive，尤其现在，情场失败次数太多，不愿意让人知道又有新的发展，只怕将来不成，又多一个笑柄留在人间（人家未必笑，但是我也不都望人家的pity）。我不trust任何朋友，也不愿意让父母知道，免得他们空欢喜一场。给父亲的信，两三日当写好寄上。再在这里住几天，得意忘形了，我还是会自己讲出去的。

十天之内，要发生些什么？我会受洗礼吗？我不知道，也不去想它。我只是糊里糊涂地随事情自己演变。她父亲也来了，在Goshen，她一家人都来了。很凑巧的是今年Mennonite大会在Elkhart，假如在别处开（去年在Oregon，一年换一个地方），我就要扑一个空了。这点我也对Ruth说了。

照片已给她，那两张我得意的，她也很满意。我指她走的那天拍的两张照片说道：“Sad day”，她说“The day I was leaving?”她又说两位泰国小姐中之一位，真的落了几滴眼泪的。但是她们没有信来。

我虽暂不能到New Haven来，但是听听我的pilgrimage的报道，恐怕也很exciting吧。希望Carol也发表一些意见。信很乱，但是我很快乐。专颂

近安

Loving regards to Carol & Geoffrey

济安 顿首
六月十日晚 11:30

〔附未寄出的邮筒〕

志清弟：

现在距火车启行(12:40)时间约五分钟(车上可抽烟)，约两小时后可抵Elkhart。此行发展如何，当随时报道。

今天上午还去National History Museum 和 Aquarium 两处参观了一下，Museum 颇为壮观，所藏中国东西很有趣，见面再谈。有中国宝塔数十座之模型，包括苏州北寺塔。Jeannette处未去电话，只好写信道歉了。

今天精神很好，又去过了一下体重，得132磅。照我的体高(这几天天气很好)，能维持130lb 就算正常，请不要耽[担]心为要。余续谈，专颂

近安

Best regards to Carol & Geoffrey

济安
六月十日

282. 夏济安致夏志清（1955年6月11日）

志清弟：

这两天休息谈爱情精神大好，在Bloomington和Chicago的疲乏，已一扫而空。昨日一信想已收到。今天的心情没有昨天轻松。但是Ruth实在是个很好的女子，今天的谈话，显得她做老处女的倾向已非常之强，但她仍是十分sweet sensible，诚恳、坦白。和她相比，中国女子实在太多silly。她所讲的话，有些地方还相当pathetic。这种与我私生活有关的事情，大约不会入我小说，将来假如你要写我(的)传记，倒是很好的材料。

上午我小小恶作剧一下。上午没有和她通电话，在街上闲逛，问到有一路公共汽车，向她家方向去的。公共汽车的关系重大，否则天天叫Taxi，我可负担不了。公共汽车下来，走了五六个blocks到她家，她家静极了，窗帘都还没有卷起来。我没有打门，径自进入Garage，把昨天未叠完的论文稿叠完。叠完之后又悄悄地溜走。

下午稍微休息一下之后，给她通电话，问她是什么时候起来的，她说是七点多钟(她是讲明几十分钟的，但我已忘)，我说你到车房去看过没有，我已替你都叠好了。我说我又要来了。她说很好。

再坐公共汽车前去，到时她坐在garage等候，见我来了，站了起来，耳朵上夹了一支铅笔。我说你倒真business like，耳朵上还夹

了铅笔，她就把它拿下来。不久又夹了上去。

今天叠的几张中，有作者肖像，我现在寄上一张，请你和Carol看看。这张相片一望而知是照相馆所照的glamor type，不大天真自然。但是她似乎仍很清秀，你们意见如何？嘴部稍差，是不是？关于这张相片，我开她几次玩笑，不妨记下，足见我对她实在并不紧张：

一、她把印刷模糊的剔出，当废纸填箱子角落；我说别的几张你拿去填，我无所谓，可是有你相片的那一张，我可不答应你随便糟蹋，那简直是amount to sacrilege(手边没有字典，英文可能拼错)——她向我妙目一瞪，似乎很高兴。

二、叠到后来，我说今天工作特别愉快，都是面对佳人照片之故。

三、最后我要来几张回去，她说“你要拿回去distribute吗？反正书出版了，有你一本的。”我说我站了这么久，这就是我的reward。她说我一定好好pay你，我说这就是reward enough。

今天我从三点半到五点钟陪她工作，时间过得仍很愉快，同昨天一样。只是我已渐渐走入正题，所以话有时变得pathetic。两人一起工作实在比date愉快得多。我不习惯date，四周闲人又多(如咖啡馆)，我会变得很nervous。人家根本不在注意我，我会以为双双眼睛都在朝我看，但是现在两人在garage里，四周环境寂静，两人无所拘忌，谈所欲言，实在比date还要快乐。

Pathetic的话，我摘要记录如下：

一、我先赞美她的书的内容丰富，英文漂亮，她说写完这本东西，头发都白了几根(several grey hairs)。我从来不注意她有grey hairs，这个问题只好搁下了。

二、讲起*Violent Saturday*，我说快到Elkhart来上演了。她说她从来不看电影的(说的时候，态度是apologetically sweet，并无半点self-righteous的神气)，她说两个泰国女生常tease她，要她去看电影，说道：“这场电影没有men，也没有women，不妨一看”，但

她还是婉谢。她说她还是在做 high school 学生时看过电影，后来就不看了。她书里 quote 过 Peter Marshall¹的话，我说：“*A Man Called Peter*² 看过没有？”“No.” “*Vanishing Prairie*³ 看过没有？”“No.” 她说在她（的）教会里，看电影是带有 stigma（这是她的字）的，可能“cost me my job”。她说音乐会 concert recital 等她是去的，她很欣赏 Berlin 乐队，看 opera 也是壮了胆才去的。我说你为什么不 relax 一点呢？她苦笑说：“I’ve got to the bottom of it.” 她说有些电影的确与〔于〕年轻人有害，我问“*What harm can they do to you?*” 她答不出来。

三、她昨天送了我一份晚报 (*Elkhart Truth*——我当时的 wisecrack: “世界上只有两份报叫 *Truth*，一份出在莫斯科，一份出在贵邑。”)，里面有篇社论讲起最近统计，Goshen College 毕业生大多是 family men，生儿育女之多，在美国各大学中居前十名。我今天先问：“Goshen 毕业生是否大多 Mennonite?” 她说只占少数。我问：“昨天那份报上的社论你看了没有？”她说不知道。她所以把报送给我，就是因为没有功〔工〕夫看，从信箱里拿出来，就送给了我。她问是不是讨论她们的“大会”的？我说“不是，是根据什么统计 in certain respect, Goshen 是美国各大专学校前十名之一。”她说“知道了，是这个——有这么一回事。”她不敢往下谈。我又接问一句：“贵教会对于 marriage 态度如何？”我问的时候，眼睛看定了她，但她答复时，始终不敢抬头：“我们教会是鼓励 ‘encourage’ 同教会人结婚，不同教会的人，顶好先把问题解决了再结婚。”我说：“一个非教友要是同 Mennonite 结婚，either 贵教会添一 new member, or lose an old member, 对不对？”她说：“对的。理由是假如父母信仰不一致，做孩子的要 suffer 的。为孩子起见，顶好父母信仰一致。”

-
- 1 Peter Marshall(彼得·马歇尔，1902–1949)，传教士，下文提到的自传性质小说《情圣》(*A Man Called Peter*) 初版于1951年，1955年被搬上银幕。
 - 2 *A Man Called Peter*(《情圣》，1955)，亨利·科斯特导演，理查德·托德(Richard Todd)、珍·皮特斯主演，福斯发行。
 - 3 *Vanishing Prairie*(《原野奇观》，1954)，音乐剧，保罗·史密斯(Paul J. Smith)作乐，詹姆斯·阿尔格导演，迪斯尼出品。

我也讲了些我的宗教信仰，如何成为 Buddhist，如何崇拜 Cardinal Newman⁴与 T. S. Eliot，以及我(们)父亲母亲的信仰等。

我们的话还讲了不少，关于她的前途计划等等，有如下述：

一、她可能星期五去 Illinois 看她父亲，她说 Illinois 才真是她家。她假如星期五走，我也要星期五走了，所以要写回信，顶好星期二发出，迟了我恐收不到。我很想 6/19 日赶到 New Haven 来庆祝你的 Father's Day，这一下也赶得上了。行程如何，可能在 Elkhart 或 Springfield Mass 跟你通长途电话告诉你。

二、她 1955 秋不回“印大”去，1956 春才去，再读一个学期，可得 MA。

三、她现在的职务是 Bethany 中学的英文教员兼图书馆主任（?，librarian），职务摆脱不开。她的“家谱考”尚未写完，写完后还要帮该中学造预算，定买书计划。还要帮该中学做 registrar。又是 Mennonite Board of Mission & Charities 的 treasurer 兼 receptionist，支票出入很多，还要招待各处代表，所以事情很忙。你不是说起劝她去传教吗？我因此又问她对于做 missionary 的兴趣为何？她说她本来是想“consecrate myself”去传教的，但是现在既然去攻图书馆，图书馆本身也是一桩有意义的工作，恐怕无力兼顾传教了。我只能同意她的主张。

总之她的谈话很是温婉动人，没有半点老处女的 sourness，真是难能可贵。这样一个小姐，假如真要做老处女，真是上帝太不仁慈了。我假如是个 Full blooded, extrovert pagan 还可拼命大力救她一下，但是我虽然态度很大方，但终究我是 lukewarm, diffident, 多顾忌而不敢拼命的人，只能看她沉沦下去了。现在还有好几天可以见

4 Cardinal Newman (John Henry Newman, 约翰·亨利·纽曼, 1801-1890), 英国天主教著名领袖与作家, 出生于英国国教, 1845 年改宗加入罗马天主教, 后被封为枢机主教, 代表作有《论基督教教义的发展》(*An Essa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Doctrine*)、《信仰的逻辑》(*The Grammar of Assent*)、《大学的理念》(*The Idea of a University*) 等。

面(她说星期一、星期二较忙，也许不容易见到她)，我当有更积极的求爱表达，决不使你和Carol失望。

五点钟她又去“砌丽”，五点半驾车送我进城，她去开会。车里飞进了两只小虫，她捉住了把它们掷出去。我说“A Buddhist 绝不做这种事，他绝不harm任何动物，因此佛教主张non-violence比Mennonite更为彻底。”她说“我并没有弄死它们，只是送它们出去而已。”我说：“我可并不想convert你呀！”她说：“我倒想convert你呢。”(这是她第一次表示。)我说：“可能性的确非常之大，否则我也不会到这里来了。”

明天约定她早晨驾车到YMCA来接我去Goshen做“大礼拜”，参加她[他]们的盛会。礼拜做完，她恐怕还有别的会要开，她预备介绍别人(到中国来传过教的人)来陪我玩，明天如何，明晚再详细报告。

总之，Ruth和我关系真是已是好朋友，两人可以无话不谈，想不到在Bloomington这几个月，知己朋友竟会是Ruth。我告诉她我离Bloomington前有几天我的mood非常之坏。

信他们的教，我不抽烟(看了这期Time，见了烟更怕)，不喝酒都愿意，不打Bridge也愿意(这点尚未同她讨论)，不穿漂亮衣服也无所谓，就是不看电影受不了。今天晚上又一个人去看了一场电影：*Run for Cover*⁵。

Ruth对我虽好，但只是温柔坦白大方，并未有“in love”的表示，所以请你们不要太乐观。事情不会有急遽的发展，一个人已经预备做老处女，另一个人做老处男的倾向也非常之强，两人都有智慧和同情心，可是都是resignation很厉害的人，讲恋爱只是在garage谈呀的谈，就像Henry James小说里的人物一样，心头不胜怅惘，只是一场无结果。

5 *Run for Cover*(《寻求庇护》，1955)，西部片，尼古拉斯·雷(Nicholas Ray)导演，詹姆斯·贾克奈、维威卡·林德弗斯(Viveca Lindfors)、约翰·德里克(John Derek)主演，派拉蒙发行。